

戲曲 視窗

六柱制的影響

我一口氣撰寫多篇文章談《六國大封相》角色的演員行當演變，目的是希望以《六國大封相》做例子，說明行當的表演藝術會隨着行當的消失而湮沒。

清末民初，粵劇行當分工多達25種。大約1920年左右，「省港班」出現，戲班實際上只着重武生、小生、花旦及丑生。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，粵劇行當變成「六柱制」。「柱」指戲班的台柱，即是主要演員。「六柱」是文武生、小生、正印花旦、二幫花旦、丑生及武生。其中，小生及二幫花旦的功能和文武生、正印花旦接近，因此，實際上只有武生、文武生、花旦及丑生四個行當。這四行當也會兼飾其它行當的角色。武生扮演的角色包括老生、大花面、二花面，間中還要反串扮演老旦。文武生是原來的小武及小生兩個行當的混合體。花旦集文、武、正、貼於一身。丑這個行當包括文丑、武丑、男丑和女丑。

有研究指「具體演出中，不管什麼行當，只要是戲中戲份最重的男主角，就由文武生來擔任，這是粵劇在市場化發展過程中特有的現象。小生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小生行當，他只是劇團中第二男主角，其地位與第二花旦相仿。劇團演出劇碼的編撰，都是根據六柱制去設置角色和敷衍劇情。六柱制對打破傳統戲班嚴格的表演行當界限、壓縮人員編制、裁減冗員，全面地發揮演員的表演才華，促進當時劇團的發展，特別是由廣場藝術向劇場藝術的轉型，作出了積極的貢獻。但也容易產生因人編戲、因角而安排戲份，每戲必湊夠六柱的弊病。六柱制在實踐過程中，弱化了行當的表演藝術，在總體上，適應了市場而犧牲和削弱了表演藝術的發展，這是無須諱言的事實。」(見《粵劇大辭典》表演篇)

我在1995年為教育署製作《粵劇視窗》光碟，也提過相近的見解，指出「六柱制」的出現，使行當減少，戲班支出因而減輕；而六個台柱突破過往的專門行當限制，可以跨行演出，成為多元化的演員。不過，行當減少，也使一些行當的傳統表演藝術及唱腔逐漸失傳，形成很多傳統劇目也沒法演出」。

「六柱制」畢竟是考慮成本效益而產生的，如果資源許可，本地的新編粵劇應該打破「六柱」的局限，創造不同行當的角色，使粵劇藝術的承傳和發展更全面。

文：葉世雄



演繹師父梁森兒撰寫的《寶玉哭靈》 關凱珊夥李沛妍下月演人倫劇



關凱珊將演繹師父梁森兒撰寫的《寶玉哭靈》。



李沛妍擅演閨門旦及青衣行當的戲。



在在疫情之下，關凱珊與李沛妍仍在音樂師父協助下排戲。



關凱珊和李沛妍早前合作演出名劇《琵琶記》，大獲好評。

戲劇世界大都把民間傳奇及歷史故事作為劇情內容，其中不乏悲歡離合情節，已進入第5年的「飛粵夢功場」演出系列，在2021年，由劍青藝苑和劍心粵劇團合辦一個名為《悲歡離合平常事 處之泰然歡樂天》的演期，於3月3日及4日假高山劇場新翼劇場公演一齣人倫長劇《雙仙拜月亭》及一場包含5個悲歡離合折子戲：《樓台會之良朋》、《宮主刁蠻駙馬驕之洞房》、《紅樓夢之黛玉離魂》、《胭脂巷口故人來之孤雁再還巢》及《紅樓夢之寶玉哭靈》。

是次「飛粵夢功場」主要演員有女文武生關凱珊，還有她的好拍檔李沛妍，因為疫情關係，其他行當的演員不能集中演出，故而分長劇有黎耀威、郭俊聲、文雪雲、葉文茹、吳倩衡。折子戲多了幾位新秀參與，有：千珊、吳立熙、林曉慧、陳永光等助陣。

作為「飛粵夢功場」主要演員關凱珊是粵劇演員及著名導師梁森兒的高足，自小在梁森兒的門下學藝，師生感情甚篤，關凱珊在師父的鼓勵下參加「青苗粵劇團」招考，入圍成為「青苗」團員迄今，為追求更多機會演出喜愛劇種，策劃「飛粵夢功場」演出系列，大多和志同道合新秀花旦李沛妍合作，她們演出不少經典的名劇，今次挑選《雙仙拜月亭》，關凱珊說：「其實我們在去年

有兩三個演出都因疫情泡了湯，但作為演員不能因此而停下來，我們仍繼續為未來的年份策劃演出，想不到排演了的戲碼都因封館不能上演，到我們選了《雙仙拜月亭》，這個劇講在戰亂中兄弟手足父母子女都無奈地分離，又湊巧地重逢，只是在分離的一段時日發生了離合事故，故而我們用了劇情的意念起了演出主旨，同時選了5個折子戲更進一步地道出人世間的悲歡離合。」

為演出作好準備

關凱珊接受訪問時，康文署正放出消息，說可能開放場館，她回答記者提問時說：「我們近一年都是在忐忑的心情下度日，今日不能演出，明天後天或以後的日子哪一天才能回到演

出場地……都是我們日夜思念的。」為了未來及未知可否公演，梁森兒師父一直都督促關凱珊作好準備，「我的拍檔李沛妍。」關凱珊說：「她本來是回美國的家，但為了在港的演出，她都特地回港作準備，和我排戲。」她們敬業樂業的態度很值得大家為她們鼓掌。

說到演出節目，關凱珊說：「《雙仙拜月亭》是經典名劇，故事不必贅述，要說的是我們選擇《搶傘》折子版本，而今次演出的折子戲專場，我和沛妍各有一折獨腳戲，她演出《紅樓夢之黛玉歸天》，我則演《寶玉哭靈》，這一折戲是森兒師父寫的心情下度日，今日不能演出，明天後天或以後的日子哪一天才能回到演

文：岑美華

戲劇不可或缺的武打戲



武打演員的基本功必須扎實。

早期的粵劇多武打劇目，觀眾也愛看，所以武生行當是劇團的主要人物，武生的武功根基好，刀槍劍戟拳腳翻騰可以說十八般武藝皆精。傳統的粵劇，一般都有一場武打戲，是因為很多的劇情取材自民間俠義故事，既有俠義自然有打鬥，即使沒有大打出手，但拳來腳往自是少不了。近數十年，因流行才子佳人戲，演出情節注重唱做，武術表演只被安排在一些類似過場情節中，但在連場文戲之間也會起連綿。

最近在傳統古老排場戲小武專場的演出，便可看到粵劇傳統武藝，南拳北腿，很有氣勢。文：白若華



武打演員不但要拳腳功夫了得，還需翻騰跳躍。



《化·蝶》演繹梁山伯和祝英台凄美、浪漫美好的故事。

梁山伯與祝英台凄美的愛情故事家喻戶曉，如今，這個流傳千年的愛情絕唱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進行了重新演繹。廣州市雜技藝術劇院將梁祝故事搬上雜技舞台，打造雜技新國潮。

廣州市雜技藝術劇院打造的雜技劇《化·蝶》日前在廣州大劇院進行了試演。這是廣州市雜技藝術劇院繼《西遊記》、《笑傲江湖》後打造的又一大型雜技劇，由北京、上海、廣州三地多位藝術家攜手製作。

主創團隊介紹，整個表演融入了32項中國傳統雜技，運用了廣州市雜技藝術劇院所有優勢項目，包括男女爬程、綽吊、軟功、足尖空竹、抖杆、皮條、滾圈等。此外，還專門打造了新的創意項目，包括集體扇舞、軟鋼絲、蹬傘以及肩上芭蕾等，以期能帶給觀眾全新的、獨具特色的藝術享受。

《化·蝶》以梁祝為故事基線，以化蝶的意象作為愛情的象徵，把破繭化蝶的過程與梁祝生死愛戀的過程結合，表現一個生命從孕育、孵化、抗爭到破繭而出、自由飛翔的過程。除了雜技之外，這部劇還運用了舞蹈、啞劇、肢體劇、戲曲、默劇等多種藝術形式來表現不同的場面與意象。

《化·蝶》將於3月5日至6日在廣州大劇院「2021女性藝術節」上正式公演。文：新華社



當代雜技劇《化·蝶》劇照。

Table with columns: 日期, 演員、主辦單位, 劇目, 地點. Lists various stage performances and venues.

Table with columns: 星期日, 星期一, 星期二, 星期三, 星期四, 星期五, 星期六. Lists radio programs for the 5th Hong Kong Radio Station.

Table with columns: 星期日, 星期一, 星期二, 星期三, 星期四, 星期五, 星期六. Lists radio programs for the 5th Hong Kong Radio Station.